



叁

| 百川归海 |

二月河、熊召政联袂推荐
史上最强帝王构建最强帝国时代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1525490



叁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 1525490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太宗/赵扬著. 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01

ISBN 978-7-5354-4822-4

I. 唐… II. 赵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5419 号

策 划 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

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

公司网址 <http://www.cjcb-ty.com>

E - mail hb_tianyi@yahoo.com.cn

书 名 唐太宗

著 者 赵扬

策 划 韩敏

责任编辑 叶露 田敦国

出版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430070)

发行电话 027-87679087 87679362 传真:027-87679980 87679300

网 址 <http://www.cjlap.com.cn>

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:430070)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cjcb.com.cn>

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40 毫米 × 1060 毫米 1/16

印 张 87

字 数 1704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54-4822-4

定 价 1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263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内容简介

本卷主要描写贞观后期的文治武功。

为彻底打通“丝绸之路”，李世民发动了高昌之役和龟兹之战，撵走西突厥，设立安西都护府。中西方文化顺畅融合，长安成为外国人云集的国际化大都市。

其时，松赞干布雄起青藏高原，其仰慕唐朝文化，派人入唐求亲，于是有了文成公主入藏的佳话。

看到国势愈隆、疆域渐广，李世民不免有些懈怠。在接班人问题上，他虽然接纳了众大臣的意见，立嫡长子李承乾为太子，却又十分宠爱魏王李泰，导致两子为争储位，私下争斗不已，京城内外暗流涌动。最终，太子阴谋篡位被废，昔日功臣侯君集凄然就戮，弱李治继成太子。

贞观十九年(645)二月，唐太宗不顾群臣反对，悍然发动辽东之战，结果无功而返。沉寂之后，李世民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带人前往魏征墓前复立其碑，表达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。为了将教化内容更加深入，李世民倾听高僧玄奘等人意见，对宗教采取了更包容的政策，唐朝由此成为思想最自由的时代，李世民被外邦尊为共同君主“天可汗”。

从贞观十七年开始，魏征、岑文本、马周、高士廉、房玄龄、李靖……李世民身边最重要的文臣武将相继而逝，李世民悲痛之余，越发感到人夭寿有期，生命短暂，本不信方术的他，竟然也开始服丹药以求长生，最终毒药入腹，壮年而逝。

小说结构开合自如张弛有致，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，战争场面与国家治理穿插讲述，别有味道，人物性格丰满生动，呼之欲出。李世民对儿子之柔情、对臣子之有情、治国之老成，房玄龄之谨慎忠诚，禄东赞之机变多智……均跃然纸上，给人留下无尽的回味。

目 录



第 一 回	禄东赞入京请婚	尉迟恭夜宴迎宾	1
第 二 回	禄东赞巧遇马周	麴文泰启衅西域	15
第 三 回	李世民诘责文泰	侯君集出征高昌	29
第 四 回	敬德挟私荐淑女	禄相巧意遇锦燕	39
第 五 回	唐皇步辇会禄相	天兵涉难过沙碛	52
第 六 回	麴文泰闻惊身死	侯君集尽礼鼓行	66
第 七 回	禄东赞却婚请亲	李道宗河源送女	79
第 八 回	公主事夫散唐风	唐皇出师讨漠北	94
第 九 回	张亮蒙冤赴刑场	太子顺势固储位	107
第 十 回	置三州安定西域	定天下免谈封禅	124
第 十 一 回	李世民三探魏征	良谏臣长辞明君	139
第 十 二 回	庶子宅太宗成赋	凌烟阁功臣图形	154
第 十 三 回	两仪殿六骏成画	太极殿新贵安位	164
第 十 四 回	齐王起兵叛齐州	唐皇发师讨李祐	177
第 十 五 回	太子党连藤显形	李世民迁怒仆碑	193
第 十 六 回	侯君集凄然就戮	君与臣再议新储	208
第 十 七 回	弱李治被定储君	倔唐皇欲征高丽	223
第 十 八 回	郭孝恪击破焉耆	李世民出征辽东	239
第 十 九 回	训太子语重心长	战辽东势如破竹	254
第 二 十 回	击安市围城打援	弃奇计相持攻坚	268
第 二 十 一 回	避寒冬唐军班师	因谗言刘洎自尽	283
第 二 十 二 回	思魏征再复墓碑	扰高丽图谋远计	298
第 二 十 三 回	唐皇苦心教太子	马周意深论佛道	311

第一回



禄东赞入京请婚 尉迟恭夜宴迎宾

弃宗弄赞召来禄东赞说道：“我刚才得到的消息，说长孙皇后因病而逝。你可携带礼物前往长安，一来为长孙皇后吊丧，二来要向大唐皇帝请婚。”

禄东赞答道：“尊主所言极是，臣正想这几日即要动身。”

“嗯，你别忘了对我夸下的海口。你若请不来公主，就不要从长安回来了。还有，你不能让大唐皇帝随便打发来一个，弄个丑八怪来敷衍塞责。”

禄东赞见弃宗弄赞的口味这样高，心中有些为难。但再一想，自己曾夸口说过要请来一名才貌双全的大唐公主，则无法拒绝，遂答道：“臣拼着粉身碎骨，必定实现尊主之宏愿。”

弃宗弄赞笑道：“你去大唐请婚，为一美事，何来粉身碎骨之语？好了，你放心去长安，我相信你的能耐。为了迎候公主来遛些，我让人在布达拉山上依山势修造宫殿，现在大模样已成，待公主来时，宫殿即可完全建成。”

弃宗弄赞为大唐公主预造的宫殿，历时二年乃成，因其建于布达拉山上，就称其为布达拉宫。该宫起初建造的规模不大，后世屡有建筑，逐步建成内有宫殿、正厅、灵庙、佛殿、经堂、平台和庭院为一体的气势雄伟的建筑。远远望去，布达拉宫依山垒筑，高达六十丈，东西长一百余丈，上下分为十三层，唯见群楼高耸，崇阁巍峨。布达拉宫能成就今日之规模，弃宗弄赞实有开创之功。

第二日，禄东赞携带赤金五千两，珍玩数百具，由百余人护卫，浩浩荡荡奔往



长安。

唐俭见吐蕃派来相国级的人物，自然殷勤接待。禄东赞开门见山谈了自己的来意，让唐俭转呈李世民，并请定下拜见李世民的日期。

唐俭不敢怠慢，急忙入宫求见李世民。

李世民是时正与常何等宿卫一起，在两仪殿前的阔地上拉弓射箭。常何这些年习武不辍，其射箭功夫最强，十支箭齐齐地插在靶心，是为今日冠军。李世民拿起今天的赏物——彩绢一匹，微笑道：“常何，你今年年近四十，臂力犹不减当年，这才是为将者的样儿。这匹绢赏给你，勿嫌太薄啊。”

常何恭恭敬敬接过匹绢，说道：“陛下的赏物哪怕是片纸，臣也奉为至宝。臣得皇上夸赞，心里其实很不安，臣的臂力如何及得上皇上？”他扭头唤道，“来人，把箭垛再前移五十步，侍候皇上射箭。”

李世民身边的太监递过他专用的弓箭来。只见此弓比寻常弓要大上一倍，箭也粗长许多。

李世民接了过来，轻轻弹了一下弓弦，相近之人可以听到弓弦发出了细微的“嗡”的声音。李世民手抚弓的握柄，触手处可以感觉到象牙的温润，他感叹说道：“算来这张弓随朕二十余年了。唉，弓弦犹在，而人已逝。”马三宝于贞观初年得暴病身死，算来已逝去多年了。

常何生怕李世民心伤，急忙抢言道：“陛下刚才夸臣的臂力尚可，然臣射中的箭垛为五十步，陛下的箭垛在一百步开外。仅此一点，臣等实在不及。”

李世民年轻时善射，其弓箭倍于常制，威力极大，他又能左右开弓，等闲人难近其身。当其危难之时，往往倚仗弓箭却敌，常常收到奇效。传说处罗可汗曾经辗转得到李世民射出的一支大羽箭，他观罢将其传给手下人观看，突厥人大为惊叹。李世民即位后，太常寺请其大弓一、长矢五，将之藏于武库，每遇到郊丘大礼时，再请出陈于仪物之中，以显示武功。

李世民起身下场，边走边说道：“自从皇后逝去，算来有八个月未曾习弓箭，现在定是生疏得很了。”说罢，他拉开架势张弓射箭。第一箭未中靶心，仅射中边缘，李世民甩甩手道：“毕竟有些生疏了。”

孰料他后来射出的箭更不如意，有两支竟然偏离箭垛，最后一支因气力不济，箭羽未达箭垛就软软地落在地上。

常何及众宿卫见状不敢吭声，皆傻傻地立在当地。李世民也愕然半天，颓然说道：“朕还怪手有些生疏，怎么力气也如此不济？”

常何上前接过大弓，宽慰道：“还是生疏的缘故。陛下这几日再射几次，定能展现陛下的百步穿杨之神技。”

李世民摇摇头，不相信常何的话。他刚才射箭之时，已然竭尽全力，感觉体力



不支,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现在回首前事,李世民心头晃过一丝忧虑:难道我真的老了吗?当此时,李世民年仅四十,正是壮年时候,实在称不上老。

李世民意兴索然,默默地坐在一边。

常何欲转移李世民的注意力,他慢慢凑近李世民身前,轻声说道:“陛下,臣自从西域回京,心中一直有个想法。”

“什么想法?”

“臣见侯尚书、执失思力、契苾何力他们得陛下重视,往往受命领兵出征,心甚慕之。因想陛下什么时候也给臣一个机会,让臣领兵出外,以建功立业。”

李世民惊奇地望着常何,问道:“你这是何种想法?难道说朕仅仅重视出征在外的将帅,对你这近卫之臣就不重视吗?须知朕之近臣,多少外人都很羡慕啊!”

“臣知道。然臣总心想武将本色,须在沙场上才能显现。”

“你为何有此种想法?”

“臣上次奉旨前往西域求雪莲,当经过高昌国之时,心中不是滋味,因有此心思。”

“朕让你携带国书,又随带珍宝,那鞠文泰难道还故意阻拦吗?”

“不错。臣见陛下这些日子以来心伤皇后,不敢再向陛下添言。臣经过高昌国之时,其接待臣的高昌属官甚是无理。”

“怎么无理?”

“他看都不看国书,只是对珍宝还有点兴趣。其抬眼望天,说道:‘念你还有点眼色,若不是冲着这堆珍宝,你只有原路返回。’臣当时怒火满腔,心想这岂是下国待上国之礼?臣有心想当场发作起来,又念着早日取回雪莲,方忍声吞气,不与他理论。”

李世民沉思片刻,说道:“看来高昌国越来越离心了。一个属官尚且如此,何况鞠文泰呢?”

常何跃跃欲试:“臣见高昌居于西域的紧要之处,其对我朝无理,正该讨之。若陛下兴兵,臣愿意出征。”

李世民摇摇头,说道:“兴兵之事,岂能动辄为之?朕刚刚兴兵征讨吐谷浑与吐蕃,若再兴兵,天下人会说朕不思安静——年成刚刚好了一些,就接连对外兴兵。高昌国现在对我朝确实有离心,然未彻底撕破脸皮,朕不能因此小事而妄动刀兵。常何,朕让你护卫宫室,将宫室之安托付给你,你应当知道肩头所担之重。”

两人在这里随意聊天,就见唐俭在通事舍人的带领下趋步而来。

唐俭躬身说道:“陛下,吐蕃小论禄东赞来京,要求面见皇上。”

李世民在尉迟敬德转述何吉罗的际遇时,已经注意到禄东赞这个人,遂说道:“小论?即是我朝的相国了。他来意如何?”



“臣听他转述其赞普之言,此来一是吊皇后之丧,二是通修好之意,请求陛下与其和亲。”

“嗯,吐蕃赞普派其相国来京向皇后志哀,看来还是懂得礼仪的。”李世民心爱长孙皇后,时至今日仍然追怀不已,外番能专门来吊丧,大合其心意。

“臣请陛下示意,何时接见禄东赞?”

李世民沉吟道:“这弃宗弄赞为了与我国通婚,第一次通使就提出此事,此后不久莫名其妙发兵来攻,既而又主动撤兵。他这次派禄东赞为使,看来志在必得。嗯,朕不忙着见他。唐卿,你回去告诉他,此事要从长计议。哼,你想要公主,耍些小孩子的把戏,朕难道就怕了不成?”看得出来,以李世民的刚强性格,以攻势来逼迫,那是万难有结果的。

李世民想了想又道:“不过,禄东赞来吊唁皇后,颇知礼仪,朕的礼数也不能缺少。唐卿,你要把禄东赞及其随从安置在官驿里,这些日子要好好招待他们。”

“臣遵旨。只不过禄东赞未见臣之时,何吉罗已经将他们迎入‘波斯居’歇住。”

“何吉罗见到老友,倒是殷勤备至。好吧,随他们住在何处吧。唐卿,鸿胪寺要出面多宴请他们几回。”

“臣明白。”

“还有,你可传旨太子,让他代朕接见禄东赞。这样,我们的礼数并不缺少。”

唐俭连声答应,然后躬身退走。

常何盯着唐俭的背影,笑对李世民道:“陛下,这名吐蕃的头儿挺有意思,为了与我朝通婚,他不屈不挠,死缠烂打,看样子志在必得啊。”

李世民沉吟道:“朕听敬德转述何吉罗之语,这名吐蕃王确实有特别之处。其先祖二十六代皆籍籍无名,到了他的手里,以弱冠之龄嗣位,先是一统部落,既而征服邻国羊同及诸羌,成为高原霸主,这份才能凡人难及。他还是一名蛮干之人,善会谋略,像求婚之事,他的国中还少了好看的女人吗?非也。他殷勤请婚,无非想与我朝结成盟邦,这样无疑提升了吐蕃的地位。”

“皇上这样认为,想这位吐蕃王确实英武,干脆答应他算了。”

李世民摇摇头,说道:“常何,与诸蕃交往非你所长,你就不要再插言了。好了,你带着他们继续习箭,朕要入殿了。”

常何躬身相送,看着李世民慢慢走入两仪殿内,方才长舒一口气,暗道:“瞧我的这张破嘴,都胡说些什么?”

禄东赞听罢唐俭宣讲了李世民的旨意,心里顿时凉了半截。自己此行的目的是向大唐皇帝请婚,现在却连皇帝之面都见不到,这又从何说起呢?待他听到皇



太子能接见自己，心里又找回了一些安慰。由此看来，大唐皇帝让皇太子出面，显示了其对吐蕃国的重视。

李承乾在东宫显德殿接见禄东赞，他事先压根就不知道吐蕃在何方，对此次会见也不十分上心，想敷衍几句就此了结。

禄东赞却对面见皇太子十分重视，他令随从携带一百斤赤金，以及从天竺等国购来的珍玩捧入殿内。李承乾见到赤金并不十分上眼，待看到那堆奇异的珍玩，顿时眼睛一亮，身子也随之离座。

何吉罗作为通译紧随禄东赞身后，禄东赞将右手抚在左胸，躬身说了一番，何吉罗译道：“吐蕃特使禄东赞蒙大唐皇太子召见，不胜荣幸，特赠送贱物少许，以为进见之礼。”

李承乾答道：“免礼。喂，你带来的是些什么宝贝？花花绿绿的甚是好看。”他说完移步转过案角，一瘸一拐地到了宝物面前。

禄东赞带来的宝物中，有象牙、犀角、琥珀、珍珠、石绿等物，远远望去，其中红绿相映，熠熠生辉。诸宝中，以两棵高三尺余的玛瑙灯树最为抢眼。李承乾一径走到此树前，凝神观看，只见该树枝干为绿色，果实为红色，是用一整块玛瑙雕饰而成。此物的最妙处在于其颜色的搭配上，该红则红，该绿则绿，未见一丝杂色，高手匠人将其雕饰得浑然天成。李承乾还是识货的，知道此物最名贵，遂问道：“真是一件好宝贝，吐蕃能出此物吗？”

何吉罗代答道：“赞普极为重视此次出使大唐，所以在出使之前，特遣人至泥婆罗、天竺、吐火罗、大食等国购买宝物。这两尊玛瑙树，即是从吐火罗国购来。”

禄东赞接口道：“赞普知道中华为泱泱大国，万物不缺，遂送来一些小巧之物，让大唐皇帝及皇太子瞧个新鲜。”

李承乾点头道：“稀罕，实在为稀罕之物。嗯，来人，把这些宝物都收下。”他又转向禄东赞道：“只不过尊使献来的这两棵玛瑙树，太珍贵一些，我不敢享用，须奏明父皇。”

禄东赞急忙道：“鄙人携来之物是专门献给殿下的，皇上那里，鄙人还有备用。像玛瑙树，鄙人在驿中还有数棵。”

李承乾摇摇头，对唐俭道：“我这样说非是矫情，缘于魏征的‘十渐疏’中，谏父皇不可‘求骏马于万里，市珍奇于域外’。我现在若贸然收下，定为父皇不喜。唐卿，你知道这个缘由，可向他们解释一番。”李世民将魏征的“十思疏”和“十渐疏”明发天下，晓谕天下人知闻，并命李承乾将此二疏作为圣哲之训来读，要求其倒背如流。不想今日还真用上了，不枉了李世民的一片苦心。

唐俭通过何吉罗，将这番意思告诉禄东赞。

禄东赞凝神听完，喟然叹道：“外人皆言大唐强盛，靠的是兵精马壮，其实未



必。处繁华之间不事奢靡，居盛世而不骄傲自大，此为核⼼。”

李承乾对禄东赞的感叹没有兴趣，问道：“我见尊使所献宝物中有犀牛角，难道吐蕃国遍地都是犀牛吗？”

“非也，我国不产犀牛，此物是从林邑国购来。殿下，鄙国百姓所乘，多是个头较小的牦牛。”

“牦牛？它也生有犀牛一样的长角吗？”

“没有，牦牛生有两只角，比犀牛角要小。此物全身生有长毛，四肢较短，其在高原上驮物或者载人，最有耐力。”

“如此说，用牦牛作为坐骑，征战之时可以长途奔袭？”

“殿下，我国征战之时，往往用牦牛运送粮草，如用它来行军打仗，就有些勉为其难了。”

“哦，此物还有些意思，可惜不能眼见。”

“殿下，鄙人明日即派人回高原，让他们带些牦牛回京，让殿下瞧个新鲜。”禄东赞入殿后与李承乾交谈一番，发现此人为大唐皇太子，对国事并不上心，却对牲畜这些不相干的东西倍感兴趣，心中就隐隐起了一些不屑之意。

是时，汉王李元昌立在一侧。李承乾听禄东赞要运来牦牛，心中大喜，对李元昌道：“好吧，若有牦牛在宅，我们在宫内骑着牦牛刺击为乐，更添许多趣味。”李元昌点头称是。

禄东赞和李承乾话不投机，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。他们又说了一阵，禄东赞即辞别出殿。临别之前，禄东赞恳切说道：“鄙人奉赞普之命来京，最想目睹皇上威仪。按说今日见了殿下，我心已足，然见不到皇上，心中不免有些遗憾。”

李承乾兴高采烈：“看来你是一个有趣的人物，甚合吾意。待我见了父皇，一定将你的种种有趣之举说给皇上听。”

禄东赞走出殿外，长叹一声对何吉罗说道：“唉，你以前多向我谈及大唐皇帝英武之举，可今日见了皇太子，我的心里却生出疑惑。大唐今后若奉此人为君主，天下焉能兴旺？其有子如此，足见其不能识人用人，仅此一点，何谈其他呢？”

何吉罗笑道：“你因被皇上拒绝接见，心里起了一些愤懑之意，亦属正常。可你因此怀疑皇上的能力，有点以偏概全。大唐如今国运蒸蒸日上，民众富足，四夷宾服，皆赖此人之⼒。你从吐蕃来京的路上，应该能看到各地的兴旺景象，那是没有一点虚假的。”

“嗯，你所言甚是。对了，刚才皇太子说要向皇上转奏，以我所思，太子的言语恐怕难起作用。我临行之时，赞普说请婚之事不成，就不允许我回国。现在皇上不愿见我，我们还要好好筹划这件事。”

何吉罗沉吟道：“按说皇上让太子见你，已经完成了礼数。下一步如何做，就

有点犯难了，我一时无妙法。这样吧，我找尉迟将军说说，约他见你一面，如何？”

禄东赞到了这般境地，一时无良策，只好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李世民于贞观十一年封拜功臣为代袭刺史，尉迟敬德被册拜为宣州刺史，改封鄂国公；程咬金被册拜为普州刺史，改封卢国公；段志玄被授金州刺史，改封褒国公。秦叔宝自贞观初年即躺在病榻上一直未起，熬到是年病逝，昔日的亲密战友先走了一个。

功臣的世袭称号毕竟是一个虚职，和实际上的任职是两码事。当何吉罗与禄东赞商量要来拜见尉迟敬德的时候，尉迟敬德的宅中热闹非凡。原来尉迟敬德此时任夏州都督，这日带着小夫人回京，即在宅中设宴叫程咬金和段志玄过来。程咬金早已从泸州任上返京，此时任左屯卫大将军，检校北门屯兵，全面负责宫城守卫。段志玄随李靖回京后，李世民对他温言有加，改授其为镇军大将军，使其品秩由正三品升为从二品。

这三个人此时皆为中年人，按理他们到了这个年龄，性格都要比年轻时内敛一些，然他们的性格并没有多大改变：程咬金风趣滑稽，尉迟敬德性急暴烈，段志玄沉稳内敛。

程咬金最先进入府来，未到中堂，即大声吼道：“黑子，你这次回京带回来些什么稀罕之物，如此性急，巴巴地把我老程叫来？”

尉迟敬德迎出门外，答道：“我没有什么稀罕之物，倒是许多日子未见你这名老怪物，心里有点着急了。”

“哈哈，你上次说夏州的小羊羔不错，这次带回来没有？你若忘了，老程会把你这张黑皮烤一烤，权充羊羔肉了。”

尉迟敬德的儿子尉迟宝琳向程咬金躬身道：“程老伯，父亲一回来就念叨着要见您，看您，门未入就先与父亲斗起嘴来。请、请，请入堂坐定，再斗嘴不迟。”

尉迟宝琳此时已经长大成人，并入兵部任职，靠父荫被李世民授为武骑尉，已是一位从七品的武官了。

程咬金哈哈一笑道：“大侄子的话，我还爱听。宝琳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咳，你总算未继承你老子的那身黑皮，让我瞧着顺眼。”

尉迟宝琳一边笑，一边上前扯过程咬金的手臂，将他牵入中堂内。他知道，若论斗嘴，父亲无论如何不是程咬金的对手，父亲面对程咬金时多是无计可施，有时候只有张嘴结舌的份儿。尉迟敬德威名之下，加上他一言不合竟然拳击李道宗，可谓名扬朝野。朝野之人见了他问讯一声即落荒而逃，不敢与他说许多话，深恐一言不合再遭拳殴，只有见了程咬金，他方才无脾气。

程咬金入堂落座后，盯着尉迟宝琳问道：“宝琳，黑子常年在任，将你撇在京



中不管了。我记得你已择定王家之女为妇，缘何还不迎娶？”

“劳老伯挂念侄儿婚事。好叫老伯得知，父亲去年已向女家致以通婚书，女家亦复以答婚书，约定今年初冬即择定吉日成礼。”当时的婚姻程序，按上古所规定的“六礼”演绎而成。“六礼”规定，婚姻过程须有六个步骤，即纳采（采纳择之礼人）、问名（问女之名而卜）、纳吉（卜而得吉，复告女家）、纳征（纳聘币）、请期（择定成婚吉日，告于女家）、亲迎（婿往女家迎新妇）。尉迟宝琳的婚事，此时已进行到第五个步骤，即男方向女方致以通婚书以后，女方复以答婚书，此二书在当时即具有法律作用，此后，尉迟敬德派人送去聘书，双方又约定成婚日期。剩下的就是到了吉日之时，尉迟宝琳亲往女家迎出新妇，即完成婚礼。

尉迟敬德插话道：“你这家伙不安好心，我难道连宝琳儿的婚姻都不管了吗？”

“哼，我老程有些忧心，弟妹逝去后，宝琳就成了无娘的孩儿，我若不关心，还有宝琳的好呀。”程咬金这样说话，明显想逗尉迟敬德。当时人们皆知敬德所续娶的林氏，贤德无比，视宝琳为己出，由此博得了一片美名。

尉迟敬德见程咬金来逗自己，并不上当，微微一笑不吭一声。

程咬金见尉迟敬德不接腔，自我解嘲道：“大侄子呀，黑子一生没干多少好事，唯有为你聘来王家之女还算有些眼光。京师官宦之家盛传，这王家之女与任城王之女齐名，模样长得好，性子又贤惠，且知书达理。黑子，敢是你得罪了任城王，不好找他开口求女，就使出百般手段，将王家之女聘来？”程咬金的话实有水分，当时盛传，任城王李道宗的二女儿李锦燕待字闺中，是为女中之首。若讲她的颜色，比芙蓉还艳，讲她的肌肤，比霜雪还白，行动婉转，腰肢袅娜，实有倾国之容，她还有一般好处，即是爱读诗书，琴棋书画，无一不通，其性子又融温婉和明达于一体。许多门当户对的官家欲为儿子求聘李锦燕，然不知是李道宗的门槛太高，还是李锦燕眼光太奇，至今尚未有一人能得其首肯。

尉迟宝琳所聘的王家之女，在京师官宦之家也很有名。但连尉迟父子内心也知道，此女与李锦燕相比，终究有距离。程咬金如此说话，明显是往好处来说。

尉迟敬德上次拳殴李道宗后，遭到李世民的好一顿训斥，他当时只有低头服软认罪。事情过后，他想自己多年随皇上征战四方，立有大功，又有玄武门之变之首功，你李道宗无非占了皇族的便宜，虽有一些军功，如何能与自己相比？他的心绪难以转过弯儿来，继续暗恨李道宗不已。程咬金现在提起李道宗，让他又回忆起往事，愤愤说道：“哼，这个无能耐的李道宗，偏有会生好女儿的本事。唉，我事先也想为宝琳礼聘此女，奈何见了李道宗定然会碰硬钉子，只好便宜他人了。”

“哈哈，黑子，你能赞李道宗之女，看来还不算太偏激。唉，可惜呀，若不是皇



上亲口将清河公主下嫁我那儿子，我定找李道宗求恳一番。”程咬金洋洋得意，说起自己的得意之事。李世民将其女清河公主嫁给程咬金的儿子程处亮，并授程处亮为驸马都尉、左卫中郎将，程咬金觉得非常荣耀。

尉迟敬德骂道：“你这个老匹夫，最爱夸口。这样一件破事，听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子。”

程咬金正待接口，忽见段志玄走了进来，遂停口不说。段志玄的左手上提有一只坛子，程咬金一看形状，就知道这正是他们爱喝的“土窖春”酒，嚷道：“好志玄，知道我们最爱这一口，雪中送炭来了。”

尉迟敬德责怪道：“志玄，你到了我的府上，难道还怕没有‘土窖春’？我既然邀你们，自然将我们所爱之物统统备齐。”

段志玄摇头道：“我这坛酒有些特别，还是虎牢之战后从荥阳带回来的，已在地下埋藏二十年，一直保存至今。敬德兄，你府中有此酒吗？”

尉迟敬德愕然道：“好家伙，想不到你还有如此耐性。我府中若藏有此酒，早喝干他娘的。”说罢，他对尉迟宝琳道：“既有此好酒，让他们早点开席。”

三位老友围坐一案，尉迟宝琳坐在下首，为三人斟酒。三盏酒后，尉迟敬德让尉迟宝琳去取出“酒胡子”，他作为主家伸手一拨，只见旋转不停，其手最后慢慢地指向程咬金。

尉迟敬德哈哈大笑道：“哈哈，老天爷有眼，毕竟饶不过这惫懒的青面贼。”

程咬金道：“感谢老天，但愿让我饮尽此坛美酒。”说罢，他端起酒盏一饮而尽。之后，程咬金手将伸到“酒胡子”的时候，心中又回忆起往事，将手又缩回来，感伤道：“唉，看见‘酒胡子’，让我又想起当初在‘寻醉轩’喝烧春酒的情景。”

段志玄接口道：“对呀，我们那时一起喝酒，恰巧遇到何吉罗。”

程咬金摇头道：“我现在想的却不是何吉罗，而是叔宝兄！我们那时一起喝酒吃肉，叔宝兄随许敬宗读书习文。我们今日又喝酒吃肉，可叔宝兄呢？他已离我们而去，我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。”

座中之人顿时默然。

尉迟敬德摇头道：“人不能同生，看来也不能同死。叔宝兄早逝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我们今后只要心中能时刻不忘记他，不枉我们结识一场。”

段志玄道：“秦将军宽厚待人，有长者之风，我心中早已经将他视为主心骨。他刚刚病逝的那一段日子里，我整日感到心中空落落的，非常不是滋味。”

“嗯，我离京以前，要到叔宝兄墓前祭奠一番。你们明日有事情吗？若无事，就随我到昭陵走一遭。”秦叔宝死后，李世民准其陪葬昭陵。这样，秦叔宝生前追随李世民，死后早早地护卫着长孙皇后，待李世民百年之后，依旧做他的阴间之臣。



程咬金和段志玄点头答应。

决定了这件事，场面上的气氛稍微活泛一些。程咬金端起酒盏，脸色依然严肃，说道：“我们在这里喝酒，却不告诉叔宝兄，他定然生气。这样吧，此盏就让我代叔宝兄喝下去，向他赔罪。”

段志玄和尉迟宝琳笑了起来，尉迟敬德骂道：“你这狗头，连死人的便宜都要占。叔宝兄地下有知，还不扇歪了你的嘴巴？”

他们又拨动“酒胡子”，依令喝酒，不大一会儿，就将段志玄携来的一坛酒喝了个底朝天。

尉迟敬德唤人再添酒。

程咬金摇头道：“罢了，我知道你府中没有二十年的藏酒。不管你拿出什么酒，只会丢人现眼，喝到口中淡然无味，就不要再现世了吧。”

爱喝酒之人都知道，若好酒入口，再喝其他劣酒，口中滋味实在难受。尉迟敬德明白这个道理，遂摆手作罢。他又埋怨段志玄道：“志玄，你知道我们的酒量，然仅仅携来一坛，让大家喝了个半饱半饥，岂不愁煞我等？”

段志玄摊开双手，道：“我仅存有一坛，又有何法？”

恰在此时，管家轻步走到尉迟敬德面前，轻声禀报道：“何吉罗带领一名吐蕃人，说此人是吐蕃相国，现候在堂外，请求入见。”

尉迟敬德连忙道：“快请，快请。我们刚才说到何吉罗，他马上就来了。嗯，怎么又带来一个什么吐蕃相国？对了，定是何吉罗多次说过的禄东赞吧？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起身相迎。程咬金、段志玄、尉迟宝琳也紧随其后。

尉迟敬德凝神观看，只见灯影下，何吉罗与那名吐蕃人并排站立。此人身穿一袭绯色缺胯袍，其式样与中土略有不同。中土的缺胯袍衩口直达胯部，而此人的缺胯袍开衩较低，仅及大腿部，是吐谷浑、高昌等地的式样。这人穿此长袍有些滑稽，缘于他的身材太瘦，直立在那里如竹竿似的。尉迟敬德再向上看，又见其人脖项上套着一只金灿灿的项圈，发型呈虬结状，显得有些怪异。其脸庞清瘦，三绺胡须与其浓重的八字眉相映，配上其黝黑的脸膛，显得更加精瘦。他的脸上最有特征之处，就是那一双小眼精光闪闪，犀利非常。

那人团袖一揖，嘴里咕噜咕噜说了数句难懂之话，何吉罗待其话毕，说道：“敬德兄弟，此人是吐蕃小论禄东赞，其职位与中土的相国一样。他刚才说道，早闻尉迟将军的勇名，今日特来拜见。”

尉迟敬德不敢怠慢，也拱手道：“禄相为吐蕃国特使，光临鄙宅，本人深感荣幸。我现在早已经不是什么将军了，再谈勇名，实在有愧。禄相，我听吉罗多次说过，他在吐蕃之时蒙你多方照顾，我代他多谢了。请！”尉迟敬德说完，侧身将手一引，示意禄东赞入堂。



何吉罗将尉迟敬德的话译给禄东赞听，禄东赞边听边连连点头，也是躬身一谢，然后随其入堂。

何吉罗边走边想，尉迟敬德不明白吐蕃的姓氏风俗，还以为其名为“禄东赞”即是姓“禄”，觉得很有趣。

众人入堂后分宾主坐下。尉迟敬德此时显得非常心细，先唤人为客人奉上的香茶，再让人捧出葡萄、绿李待客，然后说道：“我从吉罗口中，得知禄相为高原上英雄，心中常常仰慕，就想有个机遇能与禄相会上一面，不想今日得偿心愿。禄相，你是吉罗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你来到京城，能入我宅中相会，就是看得起我。你今后在中土有什么事，让吉罗告诉我一声，敬德自然会替你办妥。”此时，尉迟敬德露出了其性格中豪爽的一面。

禄东赞拱手道：“鄙人再谢尉迟将军的好客之道。吉罗，看来这几名大人与你都很熟悉，能替我介绍一番吗？”

何吉罗依次向他介绍了程咬金和段志玄。

禄东赞听言，觉得此行收获不小，又拱手道：“鄙人在高原之上，也多次闻言尉迟将军、程将军和段将军的大名。鄙人来京路上，见家家户户门上贴有门神画儿，其中一幅即是尉迟将军的威武形象。人们口口相传，将你们描绘成神人一般。鄙人有福，终于能结识诸位将军。”

禄东赞的这一番话，将几名武人捧得飘飘欲仙，他们心里非常舒坦。

程咬金道：“我原在泸州的时候，就听说西北高原之上近来兴起一个吐蕃国，当时以为那里还处于蛮荒时代，就没有太上心。今日见了禄相，发现你聪明有趣，看来那里的人都不错。”

段志玄道：“对呀，我听说当今的吐蕃国王，年龄甚轻，以英武睿智和谋略一统高原。禄相，你刚才夸赞我们，你也不差呀。看来吐蕃之所以能兴旺，有你很大的功劳。你们君臣一体，可谓相得益彰了。”

何吉罗见他们双方在这里互相吹捧，心里有些好笑，趁着众人谈话的间隙，对尉迟敬德等人说道：“诸位将军，如今东突厥已灭，西突厥四分五裂，天下国势最强者，唯大唐而已。吐蕃这些年雄起高原，势头堪旺，其渴慕唐风，殷勤来致通好之意。上次因生误会，遂有交兵之事。”

尉迟敬德接口道：“不妨。有句话叫做‘不打不相识’，禄相此次来京，说明两国已经冰释前嫌，大家还是好朋友。”

何吉罗接着道：“尉迟兄弟说得好。事情很明显，大唐若与吐蕃结怨，对双方都不利。禄东赞小论此来，即是消弭前嫌，使两国结成友好邻邦。”

“这是好事嘛，何劳你忧心忡忡？”程咬金见何吉罗神色凝重，甚为不解。

“不错。然两国通好不能仅凭嘴说，须有真实内容。譬如说吧，吐蕃赞普一直





要求与大唐通婚,然皇上至今不答应。大唐这些年来,先后与东突厥、吐谷浑等国通婚,缘何单单将吐蕃国抛在一旁?小人作为外人,观此情状,心内十分不解。”何吉罗一下子直接切入正题,让尉迟敬德等人张口结舌,不好回答。要知道与异国通婚之事,非同小可。他们作为臣子,实在不敢妄言。

过了顷刻,程咬金期期艾艾说道:“我们作为武官,朝廷有制度,不得对此类事情乱言。不过,我曾经听到过风声,朝廷并未拒绝与吐蕃通婚,说要从长计议。”

“从长计议?事情拖了这么久,只能使吐蕃赞普以为这是推托之词。”何吉罗显然失去了耐心。

尉迟敬德看着何吉罗那焦急的神情,不禁笑了起来:“吉罗,吐蕃赞普来我朝请婚,你似乎比他还要性急。”

禄东赞接过话头,说道:“诸位将军,我朝赞普心慕中华,渴望与大唐永结同好。若两国结为一体,足以傲视天下。别说一个西突厥在那里为祸,就是再出来一个北突厥、南突厥,亦难撼动两国基石。若两国从此落落寡合,互相猜忌,容易生出许多变数。何吉罗作为一个外人,他能看出其中的关键之处,且他与大唐、吐蕃都有良好的交情,因此焦虑一些,亦在情理之中。”

尉迟敬德道:“禄相,我明白你的意思,是不是想让我们哥儿几个找皇上举荐一番?你放心,冲着你是吉罗兄的朋友,我尉迟恭一定帮忙。”

禄东赞摇头道:“不用。两国交往,是正大光明之举,没必要虚绕圈子。鄙人今日来,主要是想拜见诸位将军。吉罗原来多次说过,几位将军英武能战,肝胆相照,极有义气。鄙人耳听为虚,一直想亲眼目睹诸位将军的风采,今日得偿心愿,我心足矣。”

众人见禄东赞胸怀坦荡,并非来恳求办事,心里又多了一层好感。

禄东赞唤过从人,从其手中托盘上取过一把弯刀,双手递给尉迟敬德,说道:“尉迟将军,鄙人听说中土有一句话,叫做‘宝刀赠英雄’,此刀采用高原玄铁而制,难说其贵重,只是刀刃比寻常刀剑要锋利一些。鄙人动身之前,知道定能见到尉迟将军,就觅来良匠,穷数月之功,制成此刀,望尉迟将军笑纳。”他又转向程咬金和段志玄道:“鄙人也为二位将军备好了同样的弯刀,系同时所制。今日因想不到能在这里巧遇二位将军,未将弯刀带来。明日,鄙人专程到府上拜见,再奉此物。”

尉迟敬德接过弯刀,见刀鞘用牛皮制成,刀柄镶有三颗绿松石,其模样并无特别之处。他伸手拔出刀来,只见刀身黑沉沉的,无寻常刀剑的银色光亮。尉迟敬德浸淫兵器多年,还是识货的。此刀由吐蕃相国赠送,别看模样寻常,定有非常之处。他微微一凝神,伸手从后脑拔下几根头发,将其平放在刀刃上,然后鼓气一吹,就见那几根头发从刀刃处拦腰斩断,四散飘向地面。尉迟敬德见状,赞道: